

# 限时上映的《风流一代》票房未过千万 贾樟柯的“营销实验”难言成功

刘宗智 济南报道

## 22天， 是一种营销手段吗

电影《风流一代》从2001年讲到2022年，赵涛饰演的主角巧巧，年轻时和斌哥谈恋爱，但斌哥丢下她出门闯荡，于是，巧巧踏上了寻找斌哥的旅途。

为契合不严谨意义上22年的拍摄周期，导演和片方颇有仪式感地把公映日期选定在11月22日。同时，限定公映22天。此前贾樟柯透露，这部历经22年时间拍摄的影片从11月22日正式公映起，将只在大银幕上映22天，将于12月13日下映。

贾樟柯在社交平台发文解释称，“这部影片花了22年的时间拍摄，我们就用22天，来告别这22年。我想我们用这22天，用一种最具仪式感的观影形式，跟这个世纪‘俱往矣’的20多年时光，跟‘风流一代’的风流过往，做个告别。”

除去贾樟柯的情怀考量，这种相对“新奇”的放映方式，或许也是片方撬动核心观众快速进场的一种营销手段。在低迷的观影情绪下，带有文艺属性的《风流一代》很难拓展路人观众，只能尽力争取影迷群体，而限时观影能让部分观众尽快观影，保证院线前期排片率，而不是延宕观影需求，拖累上座率，最终因影院排片过少而再度损耗票房。

按照贾樟柯以往几部院线电影的排片数据，22天也恰好暗合了作品的市场生命周期。以票房最高的《江湖儿女》为例，这部上映于2018年秋季的作品集齐了赵涛、廖凡、徐峥、刁亦男等一众实力派演员。首日排片占比16.7%，当天票房1325万，然而到了公映第十天，排片占比锐减至0.1%，当天票房仅有21.2万，此后每况愈下，偶有回弹也难挽颓势。因此，对于《风流一代》而言，与其以“马拉松长跑”比拼耐力，倒不如限期22天吸引一波热度。

从效果来看，这次“饥饿营销”的确为影片的市场表现增彩不少。在社交媒体平台上，相关话题多次冲上热搜，热评里也有不少网友感慨“贾导也太有仪式感了”“都是数字22，导演真的用心”，还表示“欠贾导一张电影票”“一定去电影院捧场”。影片定档前夕，《风流一代》的片源遭到泄露，在互联网上大肆流传，贾樟柯发文请求观众“大家如果有条件、有兴趣，还是把第一次体验留给电影院吧。感谢！”“盗版”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《风流一代》添了一把“火”。

## 22年， 是一种创作风格吗

从创作层面上来看，《风流一代》更接近于贾樟柯的一次影像实验。他介绍，《风流一代》的创作过程非常特别，从2001年开始拍摄，断断续续一直拍到2022年，无意中记录了2000年至今人

贾樟柯的最新电影《风流一代》下映在即。从11月22日首映以来，这部历经22年拍摄制作、限时上映22天的作品带领观众完成了一次情感与时代的游历。此前，影片定档时，贾樟柯曾表示，“影片下映后，应该也不会大规模复映。但我觉得，对于想看《风流一代》的观众朋友来说，22天足够让我们相逢。”“限时上映22天”作为一种妥协之道，在“商业性”和“作者性”中是否找到了平衡呢？



## 《风流一代》：贾樟柯的“时代切片”



□刘雨涵

对于《风流一代》的评价，有人称赞“时代拼贴画”“影音博物馆”；也有人不买账这样的“行为艺术”，说贾樟柯是在“给电脑清库存”“做剩菜”——“看冰箱里还剩什么，随便切切做了道菜”。

《风流一代》以21世纪的头20年为背景，以中国北方小城恋人巧巧和斌哥的分分合合为主线，讲述形形色色的小人物沉浮20年的人生故事。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一段爱情的纠葛，更是时代变迁的缩影。

在影片的开篇，贾樟柯以画质模糊的DV拍摄，呈现了许多时代的切片：2001年的山西大同，一屋子的女人围着炉子轮流唱歌；废弃的文化宫，承包场子的男人讲述下岗女工为了挣十几块在这里唱晋剧；大妈们台上合唱《潇洒走一回》，台下向大叔大爷收取打赏钱；KTV包厢里，推杯换盏，唱着《老鼠爱大米》；北京申奥成功，年轻人走上街头反复高呼“我

们赢了”；街头停着桑塔纳，人们拿着寻呼机找电话亭；还有大量普通人呆滞、放空镜头……

最初，贾樟柯是用数码DV拍摄捕捉日常生活和相应的电影素材。在影像方面，影片在拍摄的不同时期分别采用了包括胶片、数码到VR在内的多种摄影器材，不同制式的画面共同杂糅成创作者与观众同构的时代记忆。在拍摄的前两三年里，贾樟柯觉得电影该结束了，但又找不到结束的理由，仿佛一切才刚刚开始。就这样，电影在断断续续中拍摄了20多年。其间，贾樟柯去拍摄了其他多部电影，这部早期的创作也渐渐被淡忘。直到最近两年，他重新翻出素材进行剪辑，并拍摄了当代的部分。

在影片的前半部分，有大量镜头来自《江湖儿女》《三峡好人》《山河故人》等贾樟柯电影中未使用的素材。导演将其全部剪到一起，变成了一部新电影。无法连贯的地方，便用默片对话的形式接续。因此便有了观众的“清库存”“做剩菜”之说，有网友认为，这是贾樟柯转发了自己以前的微博，向自己致敬。

在《风流一代》中，贾樟柯

依旧热衷于华语金曲串烧。全片共出现19首不同年代的歌曲，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家喻户晓的外国舞曲，到八九十年代广为传唱的流行曲，再到现代独立乐团的创作，它们承担着相当重要的叙事作用。直至影片的后半程，进入新拍摄的2022年之后，电影的观感才变得流畅起来，不再像碎片拼贴。

通过电影，观众在旁观他人，也是在审视自我。对于过去，贾樟柯的记录看似客观，也总有一种淡淡的疼怜和抹不去的悲苦底色。

在《风流一代》中，赵涛饰演的巧巧是个想打破传统、拥抱世界的人。她充满了活力、勇气和坚韧，歌厅跳舞、街头泳装走秀、礼堂前当广告模特……为了找到斌哥，她辗转多地，甚至登电视广告寻人。最终她回到县城在超市打工，与斌哥重逢，巧巧告别后头也不回地加入了夜跑人群。最后一句的一声“哈”，是巧巧全片的唯一一句台词，却掷地有声。俱往矣，不回头。

和事的变迁，剪辑了超过1000个小时的素材。“新的感受需要新的叙事方法，我想去冒险，尝试用新的叙事方法，带给观众一种崭新、或许有些陌生的情绪体验。”

著名导演维尔托夫曾提出“电影眼”理论，他认为电影设备应该像人的眼睛一样去客观记录生活实景，成为捕捉和构建现实边界的一个工具。受此影响，贾樟柯也萌生了创作欲望，“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我只是一个拿着数码相机的人，我的想法是找到一种突破传统电影工业程序和制作模式的方法，摆脱从剧本直接到电影的过程。”

隔着时间回望，贾樟柯迄今为止的所有作品，组成了一部关于中国近30年来的纪录长片。当时间越被拉长，记录的质感和文献般的价值就越凸显出来。从最初的DV，到16毫米、35毫米的胶片摄影机，再到最新的数码摄影机，贾樟柯有意使用多种设备，同时也串联起《任逍遥》《三峡好人》《山河故人》《江湖儿女》等过往电影的画面，营造了材料混用和拼贴的效果。他的兴趣不在于情节，而在于如实记录和呈现不同时期的社会风景。巧巧和斌哥的故事线只是若隐若现，草蛇灰线般地串联起二十年。在他看来，《风流一代》像一种时间机器，“你会看到技术是如何发展的，不同时代、不同年代的人的外貌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而变化的，最让我难忘的，也是最让我惊讶的是，我看到了社会的氛围和情感是如何转变的。”

《风流一代》身上的“文艺气质”让人无法忽略。低成本投资让其更容易从稳妥的类型套路创作中挣脱出来，产生相对先锋、自由的表达，但也意味着作品本身缺乏产生高影响力、高冲击力的先天优势。贾樟柯形容自己拍电影，

是“咬紧牙关站立着，拍自己想拍的电影”。这样的姿态让人尊敬，但也不得不承认，电影最终要面向市场、面向观众，“限时上映22天”作为一种妥协之道，在“商业性”和“作者性”中找到了一种奇妙的平衡。但影片上映22天票房未过1000万元，贾樟柯的营销实验难言成功。

